

小 學 高 等 高 級 小 學 校 國 書 館			
總			九
一		九	門
二			三
九			
二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三

近古錄自序

世寶李公

尊往書近古

予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
 者邈不可追雜記錄以有作也小子祥弗幸
 晚出少壯以來見聞所經竊疑是今距尙寶沒又五十
 斯年人心習尙益復駭異旅食海鹽時與吾友何子雲相
 喟悼及之何子亦出陳耿二公所著紀訓先進遺風暨其
 家學博公所輯厚語示予課餘展卷蓋不勝彼都人士之
 慕焉爰取諸書節錄去古未遠者凡若干條稍爲編次以
 資則倣抑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化行而風氣厚其

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章國家淳隆之治迨乎輓近
一二老成人汲汲憂懼若此亦足徵升沈理亂之端也

時未
在丁

近古錄引

昔何商隱呂兩先生欲先生作先朝名臣言行錄

先生難之以史書之不足信也及得陳耿李錢四君子
所著見聞紀訓先進遺風見聞雜記厚語諸書不勝彼都
人士之慕矣其人可信其書可徵故樂得而傳之先生
學宗紫陽造詣精深其教人之法一遵大學條目爰取四
種書分爲四類汰其瑕疵取其醇正者而條屬之一曰立
身修身之事也一曰居家齊家之事也一曰居鄉一曰居
官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與經正錄言行見聞錄相爲表裏
嗚呼學術不明大經不正世道人心日流於澆漓而不可

復振 先生憂之深慮之遠於經正言行見聞二錄之外
又輯是書名曰近古錄使學者讀是書而有得於修己治
人之方且由是而進之以濂洛關閩之微言聖經賢傳之
奧旨於以展其經綸維持世運俾君子幸而得聞大道之
要小人幸而得蒙至治之澤登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不
難矣豈特近古而已哉是則刪訂此書之深意也夫已丑
季秋鹽官後學陳世倌謹識

近古錄目次

見聞紀訓

陳棟塘先生著

名良謨浙江安吉人

先進遺風

耿楚侗先生著

名定向湖廣麻城人

見聞雜記

李彥和先生著

名樂浙江吳興人

厚語

錢懋登先生著

名蓑浙江海鹽人

立身第一

見聞紀訓

五條

先進遺風

十九條

見聞雜記

四十五條

厚語

六十六條

居家第二

見聞紀訓 五條

先進遺風 十條

見聞雜記 四十條

厚語 三十五條

居鄉第三

見聞紀訓 一條

先進遺風 十五條

見聞雜記 十九條

厚語 三十一條

居官第四

見聞紀訓 一條

先進遺風 三十四條

見聞雜記 五十八條

厚語 七條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三

近古錄

桐鄉張履祥念芝甫輯

立身第一

見聞紀訓

同年廖梅南梯爲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誤謫知吾州
其事甚寃及蒞任絕口不言謫事清操凜然秋毫無取
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衙門內日逐鹽醬
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憂民
之憂真若痲痺乃身員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輒蠲之聽
訟平心易氣必使盡言有辜多從未減片紙不罰三年

量移甯國同知既去眾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遺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乃止而心祠口碑至今未泯云後陞鎮遠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人所弗堪余爲闈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桃子四枚白酒一壺以飲余意恬如也余對郡縣官爲之播揚清德令少有所助翌日詣余正色言曰兄知我者顧安用是憐我爲諸所餽遺悉却不受吁若梅南子清修苦節終始不渝卽方之吳處默陳師道何忝焉余寤寐思服願爲執鞭而或者以才短少之陋哉俗見也夫士之守官猶婦人之守身苟大節

一虧萬事瓦裂卽其他種種才美曷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奈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責備其無才而佞者不問其所守勸懲倒置賢否混淆往往而是嗚呼尙可言哉

程瓊休甯人寓吾州北門外開鋪賣飯宿客畜馬驟送行其人雖居市井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鋪就僱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匿於路旁竹園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乃馳回程鋪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僮面

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押僮至其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錐刀之利至忍心害理而不顧況百金哉昔柳子厚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卽商也乃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可乎

同年葉肅卿應驄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蘇蘇人魏維翰應召亦爲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予同過肅卿舟坐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贖肅卿艱然不悅曰魏

君烏得爲是言吾畱此豈有凱邪旣別遽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乃遣吏持贖追至潯墅再三陳惻懇意第領之其所贖雖筭餌微物皆峻却無一受者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尙也已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孟敬閩人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尙文晉江人乃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畱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歲微倖中

式乃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畱客肆晚霽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予二十金諸漁舟競援出之遂如數予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來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夫於塗且泣且幸具

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叩門問何人曰吾投水婦特來致謝爾某乃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早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見

先進遺風

學士宋文憲公濂嘗曰古人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

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罕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與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卻不受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李文達賢入仕初楊文貞以不識爲歉南陽守公友也邀之往見文達不可曰素無識而造門是求知也一時士大夫兩賢之

楊文懿公守陳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

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發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籍有清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搢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眾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尙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

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敢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卽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一清載酒有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慙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 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曉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葬彼時權璫狂獠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計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邪

附 趙司成永號類菴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

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它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劉忠宣公大夏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卽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乃釋門者手一銀釧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維時識趣已若此介其性成邪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贖

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公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此可觀所志矣吳文定公寬爲人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

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邁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死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旣官尙書歸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驟陞都憲臺中循例丐公言爲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王文恪公鏊戚畹壽甯侯與公有嫌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磨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甯耶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觀者籍籍歎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眾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卽拂衣起不答而出

何公景明在內閣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填門巷錢甯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

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購之

附待詔文公徵明以行義文墨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屨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也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此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啟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啟

祭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忱求見公曰某
忝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
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
振然之乃遺采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
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以此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

呂涇野先生柟旣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先生
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
得入內閣先生遜謝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先生會瑾
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言恬寵負才傲睨一世顧獨心
欽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貴溪贈先生詩云天下有道

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而貴溪故與霍文敏韜交惡文
敏之爲南宗伯也時先生爲貳文敏時時噂詬貴溪先
生嘗乘間規諷謂非大臣體乃文敏疑先生爲夏黨銜
之所以加先生者人多爲不堪已先生以滿考來闕下
時貴溪方柄國得先生甚歡亟欲援先生助己一日延
先生飲座中數持文敏短至謂不可一日近者先生毅
然曰霍君性雖少褊固天下才也公茲爲國斂才卽當
推轂霍君奈何以寸朽棄連抱耶貴溪則以先生衷附
文敏而異已大不悅先生以是竟數歲不遷卒以廟災
策免云嗟夫卽先生之遇二公不阿勢不畱怨不隱賢

唯古休休大臣如此哉先生故與鄒文莊守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主先知後行說文莊承服師傳時以知行合一旨啟先生先生弗不省每晤必辨辨必至鬩然而爭若聚訟然迹甚違忤矣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險夷離合真是一體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關也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乃若武功康廷撰海豪邁任放人也人傳其靡麗侈汰聲伎不離左右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峻卽頰笑不苟者乃亦與之爲深分交更不以行已清濁生分別其大度如此比見譚學者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

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邪

文莊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若水九十餘遊衡嶽便過吉州遊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

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也豈念余老不復再會邪予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

附張廷撰元怵顧謂余曰鄒伯子之賢視仲子尤加也余曰云何曰卽吾身受伯子益厚矣昔吾叨及第後伯子一日儼然造我坐已既茶曰兄可再茶吾有一言奉告茶旣再吾摠誠以請曰兄茲以掄大魁爲榮耶顧兄由茲益弘遠志崇令德則大魁者今士林所欣豔豈不爲榮若少不自愛卽淺鮮過失人皆得而指摘之矣則大魁者亦播惡之幟也可不日惕乎哉吾聆已頓首數四以謝到今耿耿服膺不敢忘也或聞之謂予曰進言

者賢乎抑受言者賢也吾昔亦嘗如此効忠告於若輩徐察其意若忤自是交益睽由此以觀鄒伯子誠賢陽和尤賢乎哉

念菴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纔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面頊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邪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黃號樂村何號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兢兢然步趨不踰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

無異於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慨然曰近世號名講學綜其衷微皆先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懼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云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憲副公不置請告歸至儀真病危留數月有瓜州富人王紀者坐事爲同年項甌東某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峻拒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項歎服遂定交爲深分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爲之慙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差辭色必厲客

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後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先生之學輒傾誠歎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闕室中故啟一篋虛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儼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董大參公樸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爲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積學負雋才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三泉公

諱士毅

三泉公嗣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人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大謹識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唯唯旣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今大人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

有柏子在種之可也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以貧依親屬爲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

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百家之異同亦究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健諂邱瓊山濬有散錢而無貫索瓊山還誚曰公有貫索而却少散錢云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官非詞林而得諡爲文有以哉雖然世之博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

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娼嫉白沙陳獻章而陰擠三原王恕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諂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篁墩程敏政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禍文達之嘵葉文莊也亦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二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言視韓魏公之度何如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視之可也

吳司空公廷舉字獻臣平生衣敝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

如糞土妻子冒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居湫隘無郭外田邱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殯殮無具都御史姚鏞助之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大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慕薛文清瑄胡敬齋居仁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崔後渠銑曰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儻也

胡端敏公世甯爲主事時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

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嗚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跡公生平不媿其言矣公微時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見聞雜記

故閣臣分宜嚴嵩以賊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

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爲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秋毫不損善惡之報天道豈容爽哉

業師范兼山先生晉卿嘉靖丁酉舉人少爲錢正郎宅館師嘉靖戊申己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舍館定卽去冬復來迎終年俱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徧而易繫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吾湖邵康山先生爲舉人家居不謁大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答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致而邵公之清修自重愈可想見矣

新淦潘君九思旣中鄉試邑令爲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有一里長鬻及其子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爲贖其子又母舅犯法贖杖須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宅此事必不相累也竟出囊金代贖焉君官終知縣至死不能殮余令淦日其妻孺人尙存每卹其母子云

張莊僖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礪名檢時俗
翕熱脂韋之態特厭却之華靡侈豔一無所好居常進
止有恒度雖燕閒無情容媠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
未嘗自用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
一日與居者穢相以是銜公將中傷之賴公自律嚴謹
卒無其隙伊藩之靖制之於未發優游緩帶而消數十
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使朝廷不苦其難非抱負弘深
不能及此也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兵書大學士張公四維之母舅也張
入候王偶竚立立而答揖倘當坐卽坐而答不爲甥離

席也吾湖士大夫云有目擊其事者此是西北人盛德
致然若南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却不可看得容易
了

廣東霍渭崖先生韜正德甲戌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觀
吏部政凡觀政進士率青袍角帶入衙門辦事先生獨
穿錦繡又不認會試本房爲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
知的否其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袁元峰先生
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溪合投晚生帖有
父風焉予僭謂渭崖先生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
而先生遭逢亦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

夫必羣起而誚之誚之不已必羣起而攻之削籍除名而後已安得享有崇階復諡文敏乎士君子信不可不遭時也

不佞乙卯秋捷計偕北上時少吳沈公應龍寓毘陵城謂予曰此行高第須學節儉毋習富貴態予乙未同年某登第後便奢侈貸二百金娶妾二人選南部主政至潞河舟次病作卒二妾卽於潞河改嫁喪不成禮可爲士人初第之鑒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人衙訓子降尊隆禮敘坐間必稱先生一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一做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我失問矣二公可稱賢主嘉賓矣

余嘉靖丙寅歲館於董宗伯份家時瑤泉申公時行以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廳事前凡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之旣而訪於舟中卽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縣回宗伯迓而酌之僕從頗盛奉事踰禮卽前宴申公處余爲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子思云見乎蒼龜動乎四體夫蒼龜猶涉影響渺茫也乃動乎四體則由中達

外吉凶可預卜不能逃焉君子當慎其動矣

按察副使施公觀民前知常州府預器柏潭孫公超格加
愛孫發大魁不久守制家居特往闔訪施微服斂迹止
僕從二人隨行沿路從舟人不可得而物色也至浦城
達閩省山路崎嶇不能如故態始不得已用在官夫馬
予謂申之訪董簡其僕從猶可勉而能也孫以二僕往
返四千里之程非其中有定見定力未易及此時浦城
令褚公武進人對余道其事如此

附舉子文字作得高妙固好然於立身事業全不相揜
吾湖張莊僖公永明少不以舉業名求入諸時髦會眾

不之許已而聯登甲第治邑有聲自諫垣至八座大有
擔當非人易及公何嘗賦詩作古文今人見仕宦能詩
文者卽稱有才竊恐孔子所歎才難非此之謂

戊辰予成進士杜靜臺先生偉呼予曰臨川今登科矣汝
素貧二十年後脫此字方是好人若十年內卽脫非予
所望於臨川也先生數言最堪玩味先生官工部主事
權稅荊州自常俸外秋毫無取環堵蕭然饗飧常不給
海內講學真切罕有儷先生者

同門張九山楚城江陵人自爲令時江陵已號相知矣入
相後意欲援以爲同宗而九山猶在省中江陵頗注意

九山落落求外補去

北九山大參吾浙駐湖州經皂林迂道下訪余割雞款之劇談久約

次日同舟若上明發差役屢趣同飯余赴其館一肉外無長物也坐間呼取神仙菜來予問何以佳名曰兄試嘗之便見及嘗即吾鄉家常醃菜耳此公宴客無盛設自作客亦不喜人盛設同給舍京邸每途次相遇必勒馬敘話且日久欲屈年兄一坐恨不得暇一日予訪之留坐出贊盒六器命酒皆茶鼓小果計銀不須一二分也怡然坦然兩相忘其為薄殆仕宦中所僅有也

余謁唐師於小廳偶有木匠在廳斲削聲響不便領教師不命匠他徙講論如故時方大暑未嘗揮扇亦不見其流汗也又一日候師師方汎小艇自村莊歸乏僮僕跟隨單衣一件師自挂於臂膊間予欲代勞師亦不允無論師學問淵邃不易及只此細事三件要學他也學不

來

嘉靖乙丑杜靖臺先生偉與余俱下第余館於董宗伯份先生館於錢駕部鎮余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余不能慎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即正色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臨川何為如此余慚謝嗚呼末俗弟子初學為文其師鮮有加面責者此先生所以為真道學歟杜靖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海內知先生名者眾弟子亦多在官之人然先生却漠然自守一毫不去干人人即餽之先生未嘗濫受也先生書齋對聯曰無求勝在三

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吳江錢皓女如潔許嫁按察僉事曹公璞冢子禱禱有廢疾不能娶自願解盟錢氏不聽曹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與居以嘗之禱終不知夫婦之道及禱卒錢始更許烏程溫氏女聞累日不食母強之乃食止蔬食扣其故俛而不答至溫迎娶女知不免乃佯允沐浴遂闔戶更衣書於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當同等語遂自經死年二十六遺書與其姑董求葬曹氏墓側從之沈氏終爲室女亦無二志人有勸之嫁者沈作色曰錢氏未歸於曹者尙能舍生而不改嫁我之歸曹久矣何以嫁爲

年八十五卒時人目爲雙烈云並蒙旌表

予初令淦試本學諸生得鄧生仕字升之卷爲首三博士皆慶得人蓋鄧前江右督學何濱巖先生鏜所拔士也按季再試則鄧生不至余怪而詢之博士博士曰渠恐再試不出一二三名人以爲私故避嫌爾余行取離任典史某因解南糧有獲餽余五十金却差人至省下不可返懼其人之匿也鄧生至正色謂余曰先生苦操三年今胡受幕賂也予曰久欲返之不得其人爾生竟爲余壁去錢湄州祐以貢任知縣致仕家居居當邑衙後自不入邑門予每候之先生綸巾布袍相逐語不及他

事懇懇民間利病焉鄉飲酒禮淦人士最重必行誼高雅者始赴然終令之任止一赴自無再赴者庠友亦無受賄私舉賓介之風君子謂淦有三美

江陵柄國力能驟貴顯人人望而趨之唯恐不出其門下

予同年張楚城

原校一本作楚城

江陵人陳藻應城人藻又李

尚書之甥二君同在省垣江陵所深注意者乃不願爲都給事各以左給事中補憲副去其賢加人一等矣江陵沒物議不及張官至光祿卿致仕陳今爲戶部尚書陳恪歸安人狷澹劫劫叩首如礙然令縣愛民如子爲大理丞家食會歲歉餽粥不給薦者謂其爲冰清玉潔孝

宗因書之御屏恪官至大理卿子應和官至右方伯清

約一如父風

湖庠名士黃榜唐先生入室弟子也以貢仕爲南平學諭余僉聞憲及與相與不五六月日卽過衙內敘舊論心公言侃侃閭閻無一毫阿附意初不以貧故語及地方事也後以母年八十乞歸當路留之者眾余爲之白撫院耿楚侗先生定向資其路費得歸尋卒

王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爲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僇我也汝辱有汝母且忍之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

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
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餽粥毋食饑遺田之人以供
賦役外手籍其數局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不及
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
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於其族子以兄禮禮之每召
宴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族子意
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旦卽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
兩筵簞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
所鑄鋼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
子之隔山飲大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頂再斧
其脇立死囊其首至家祠之父主前趨至縣出袖中牘
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饑田所出也又出其
他鏹如干曰此飲饑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
民之母與其弟偕來代曰某實爲之世民不與也世民
曰手刃饑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養母者弟
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麗譙上具請監司檄會勘謂
族子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
檢而後獄可成世民間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
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卽不食而死御史聞而嗟賞下
邑令爲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爲材費御史曰饑金也而

資之以祠孝子安平乃議發他贖緩成之

長興丁靜我 少參爲諸生時曾有延余爲師之意不

果越二十餘年予與靜我俱官二司一日范巡按繼川
臨湖予二人謁之坐於客廳靜我不肯並坐予強之靜
我曰先年雖不及師先生然此念已發今日何可並坐
公有家教子元薦亦登甲科

距鎮五里許鈕君明者少貧壯能自立慷慨有大度起家
萬餘金雖不事詩書然出言有序處事近理親友鄉黨
有難能不惜勞費以解紛且不伐功余相與四十年未
嘗見其誇言傲氣情貌憂容也年八十餘人無老少咸

稱雪舟翁地方倚以爲重云

歸安李某號觀稼鄉飲賓縣令戚南玄公偶以小嫌得罪
於一上官觀稼翁多方爲解且有所費然秘其事終不
令戚知也久之戚擢諫垣去始及聞歎曰我在此老包
涵中矣嗟乎近世富家巨室能包涵父母而不令其知
者幾何人哉

分宜柄國其子世蕃熾惡延我溲上紀明齋濂訓其子館
賓二三年而紀亦未嘗不通賓客却以禮義自閑嚴氏
敗分毫無累無議可謂善守其身者乎

杜靜臺先生每月朔望日必以潔淨紙書 至聖先師孔

子之位八字正衣冠面北行四拜禮仍侍坐移時方做
工課弟子問故先生曰可以爲收放心一助

項少參篤壽官南考功柄京考人稱不私又官北職方能
守法不阿第不詭合於江陵僅轉廣東少參出公家事
頗鉅少與予師沈梧山先生幾先同筆硯先生寒素士
也公有女嫁先生子爲媳竟忘其貧超邁時俗之見迥
不可及

古今甘貧之士儘多狀元及第如羅一峰先生倫至瓶粟
常空對客坐談心能不動其天資學力恐不在顏子之
下薦三大臣劾三大臣氣魄亦自浩然先生生長江右
貧瘠之地地位既高而鄉黨親友亦少以財貨蠱惑之
者故益以成其高若我東南地方則風氣元帶些富貴
態來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少所以全靠自家站
立得定方成賢士大夫

唐先生常言天下事實在處分不在激烈我鄉嚴尙書震
直道逢建文君只吞金自盡便了却君臣大分何嘗貽
累父母妻子宗族來此所謂善處法也里中唐進士世
濟令福建甯化採礦內臣高彩入其邑先遣人遠迎復
厚禮款遇內臣上下俱悅投刺平交身不屈而道自尊
賢於他邑前亢後卑多矣况甯化因此獨得免稅所省

民膏不貲又有足紀者乎

唐荆川先生曾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牌坊直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子師唐先生屢應詔令當補官先生亦有喜色常云情願做箇典史不願做翰林編修嗟乎其抱不伸其詞可哀矣荆川先生久高臥已而復出人亦議之子謂先生出也是立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爲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唐先生之學大則參贊經綸微則閨房瑣屑無不討究無不體貼其教門人弟子亦然一日言及濯足曰人有令人濯足者不知父母生我二隻手作何用蓋令人濯足也是一件肆志事纔肆志便漸漸流於怠荒故不可不謹也况富家公子又有令婦人濯足浣體者乎杜靜臺先生曰天生我兩隻手自家儘好用力不必全靠家人亦唐先生教之也立志是爲學種子期王而王期霸而霸試欲行十里若行十一二里便覺倦十五里便覺厭二十里便病以其原志不立也所以凡事必志以行之但中間邪正大小又貴辨志學一年而離經辨志今人且未說辨的工夫只求同志者尙不多得志於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其不累者以志各有在耳

志於富貴民斯爲下今之志富貴者幾人試觀世上人孰不欲富貴畢竟求而不得何也情分氣散未嘗專志於求耳其心熱事纏只一時意興所發一心鴻鵠因物有遷朝立夕仆今日立明日仆今年立明年仆殊非貫始終等夷險合表裏之道不足以言立安望其濟卽如人欲富專於取利欲貴專於取官有發舒而無翕斂譬之天行四時無元氣以爲之本立志是植此元氣元氣旣植開發收閉自然生出許多節序豈有歲功不成我輩甘心玩愒歲月猛省猛省 古時氣化厚人不易偷後世滴薄之甚加以積成俗態過眼卽移舉心成學

古人胎教少儀小學又蕩然不存而世教不明功利風熾欲不汨溺蓋難矣所以世間人都不肯挺然自做人都是喫別人飯穿別人衣說別人話行別人事客作自主翻覆乾坤間有小圖主宰得其影響者便得手勾當轉泊軒昂次亦小成家當人生瀾倒不振是誠可哀也鹿門弱冠時遊學餘姚師事錢應楊先生先生有美婢臘梅見鹿門之丰姿而注意焉屢屢求合常更深至書房呼猫鹿門厲聲曰汝了鬢何夜深呼猫應曰我非呼小猫呼汝大茅耳鹿門正色拒曰我父命我遠出讀書若分心於汝何以見父亦何顏以見先生我必不就汝母

再來也應曰我心切想汝汝不應我我有死爾一夕果
投後園井中幸井枯得不死主人索而出之價不滿其
色嫁焉公當少年其立志弘遠堅貞若此可以爲難矣
卒以文章鳴於世而子若孫昌大也宜哉

鹿門姓茅名
坤字順甫

禾城談時雍者世嬰兒醫也神術冠一時余宿其書舍晨
興約有一時許遠近抱嬰兒至者不下三四十人視畢
無不與藥辭金大約十受二三此特小者爾余通家徽
人也開典於禾長郎中痘痘本無恙諸醫故言不佳索
厚謝與談亦素交夜趨視之視畢諸醫皆在談不敢言
第曳主人遠去附耳曰令郎痘好不藥無碍後果如其
言徽商設席酬以百金笑而不納嗟乎孰謂醫僅小道
哉如談可以警貪風矣

龍賓野先生訓家貧居館日多教其弟子及其主人不必
言矣暇時併教服侍童子溫和真切童子粗暴者皆化
之

里中陳竹邱先生文奎見烏青志人物傳善行難以枚舉
曾作館師於錢氏一日責其弟子弟子問何罪先生曰
睡起如何不理衾穿衣忙遽不提領先生父作教於亭
門人來浙爲二司官召先生問曰尊翁坊牌傾圮修理
需若干金意欲厚之也先生不敢大其費謹開十金外

以復生平自束脩以此大約少受人禮物道逢大雨步不爲亂後生雖有放肆者見先生亦必斂束也

桐邑生沈維藩應正貢偶跌損成疾縣學起貢文書俱送陪貢生陸日新沈自揣狼狽約陸曰我當讓汝言訖淚如雨陸惻然曰兄疾尙可瘳寬心尙有好日一生辛苦何遽讓我時親友皆勸陸貢陸不以爲然值洪宗師考陸生扶沈至案前稟云沈生昨日投文偶跌損正在調治試畢得貢後漸愈選處州縉雲學訓數歲歸沈不忘本結爲婚姻縣以事聞之陸蒙恩行賞洪於諸生前極口稱賞陸今任嚴州府學訓其子懋元負俊才少年食廩人以爲善報云

萬曆癸酉江右羅近溪先生汝芳入京相國張江陵極加禮重先生上坐當犬賓禮聞其言甚正極論持盈守滿之理相國竦然

雲間王起雲嬰兒聖科也一鄉大夫晚年舉子中痘起雲視之回曰不佳大夫集諸醫並治痘愈脫殼大夫開宴謝諸醫亦請起雲實醜之也宴罷起雲曰恁老先生開宴令公子痘終不佳大夫盛怒碎其卓已而兒果殤或問其故曰一身痘只是一个種子不好脫殼其爲術亦神奇矣起雲子亦業醫大不若其父或曰先生何不傳

之令郎曰小兒不濟事纔見銀子便要更無一點精進
向上心腸如何做得名醫來醫如王君可以聞道不但
術高一時也

大宗伯陸公平泉樹聲在家日久方出爲宗伯不數月告
病歸翰林沈公一貫沈公懋孝當晚攜榼去報國寺訪
之公談笑自若無纖毫病意兩沈公請曰先生亟歸意
若何公曰我初見朝時承江陵留我閣中具飯甚盛意
也第飯間江陵從者持踪則刷雙鬢者再更換所穿衣
服數四這舉動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時事吾是
以不久留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陸公有焉動乎四體
不善必先知之張公之謂矣

隆慶丁卯予寓國子監前因董懋德識山西蒲州楊氏昆

玉

父太宰
虞坡翁

得窺其臥榻薦蓆皆用草無繡裯錦衾之雜

陳也僕從質素絕無大宦家態也豈天地恫惱無華之
氣獨鍾西北如是耶可羨可法

隆慶元年莊皇帝踐祚幸學謁 至聖先師特起翰林宿
儒趙公貞吉爲禮部侍郎管祭酒事國學堂上陞座講
書已而賜資儒紳極榮也趙尋拜相趙公號大洲爲人
峭直鯁介不阿隨當分宜柄用以禦倭事謫官晚年拜
相實出望外公常自言趙大洲有箇閣老做人信有

命不用安排公言非特自道其素抑欲後進之士凡事皆行法以俟命乎

馬要沈封翁塾大寒下顧余平生慣夙興纔興未及櫛髮而門者報封翁至矣余迎問先生何時發舟曰鷄初鳴余不勝歎羨乃余壻南潯錢子人舟過我非午則未必經宿明日行余憾其無家法常曰錢氏必敗已而家業田產不下萬金果賣盡他徙次壻桐鄉沈子爲憲副遂巷公兒其過余家半潯路而近晏起晏來較錢尤甚我歿不及覩其敗耳若沈翁子孫貴顯綿長宜矣

萬曆戊申己酉間朝士乞歸不遂叩頭文華殿出城去者

凡六人李子曰掛冠而去欲竊高潔之名忿激而逃難免不忠之議國事至此可爲流涕太息

吳孝子名璋字廷用吳江人十一歲而孤母陸氏守節承樂癸卯命選孀婦給事內庭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隨親王封廣東韶州改封江西饒州孝子棄家往來二藩時母子不相知者二十年矣哀痛不已誓欲求見正統丁卯啟本情甚懇切王憐而許之得入見而陸以病篤不能言孝子計無所出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陸遂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持以泣王聞賜白金綵段獎諭遣之陸竟以舊疾卒旅舍昇柩歸葬先兆哀慕終身

初至廣惠

癯日百餘起昏曠中猶諄諄呼娘不置賴同行僧護視
得無恙及抵韶陸已移江西矣從陸行奔馳沙磧間兩
足俱腫自脛及指皆裂不復能進臥野寺廊有道人自
言姓焦取藥傅之隨愈一日過嶺毒蛇嚙其足昏噴倒
地復見前道人以藥塗之即嚙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
宿孤村有婦人出留甚殷勤方登榻婦求薦寢孝子曰
吾半死枯藤豈有春意力拒出門路上雪深一尺榜徃
風雪中勉強前進至饒叩王府訪問母果在也感本求
見不允屢啟屢不允乃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云
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士
夫憐而與交贈詩文慰之素精銀工府中諸內史悅之
遂有為之地者復啟進中有云危嶺草深幸脫命于毒
蛇之口寒更雪擁幾失身於巖婦之門王
問其故左右以實對王大賢之遂允其請

厚語

危貞昉浙江臨海人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麟遊承遷
臨川丞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學生訴於郡守

欲走代之守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
何沮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海詣京師伏
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先不幸絰吏議輸作大江之
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氏春秋復逾九十且莫
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忱終天之恨或及
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即死無
恨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
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
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

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耄通廼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命兵部驛召平旣至廼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嘆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劉謹浙江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饗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治裝爲尋父

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尙孱弱又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爲傳其事

斬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溢與其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

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爲屈賊壯之不加害乘間脫歸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災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卽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旣創第龍泉乃敦請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

博士王紳幼鞠於兄綬最恭順痛父死義尤孝事母母卒哀毀未幾兄綬亦卒營葬煢苦教授蜀郡痛父遺骸未返邱隴白王走雲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卽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日夜悲哀滇人感愴稱王孝子紳

因述滇南慟哭記子稔少有志行壯力學問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稔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周公旣冠爲郡諸生因讚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遘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

陳白沙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非先生在側輒不食

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然母子相愛惟日不足太夫人歿以七十歲之孤子居九十歲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為親娛耳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盜臨危棄櫬以脫母比還則櫬猶存人為神庇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略不少怠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效也

儲文懿公懽年二十二母王淑人疾醫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折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貲公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弗及見也

林蔀齋性至孝事母益謹或有疾則親調湯藥不敢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終日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

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於成立
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事
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為翰林檢討以事歿於京為之
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於閩

劉翊字叔溫山東壽光人事親至孝左右奉養無所不至
父性嚴或以他怒不食輒引諸孫戲於前必得一笑乃
已每受賜必先緘奉得書即跪而讀之母夫人歿廬墓
三載哀敬篤至鄉人化之號其里曰仁孝至處昆弟宗
族咸有恩與朋友交雖和而正率以道義相規

翊正統
戊辰進
士官至戶部
尚書諡文和

唐儼廣西全州人父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
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不瘳乃潛割右脇肉鼎臚進之
父啜之良愈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
傷焉儼遊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
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割右脇肉以進姑
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病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
妻曰此吾分也儼歎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是時
慈谿姚公鎮督學政於桂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母

歿廬墓三年

儼貢入太學
子孫甚盛

孫堪字志健浙江餘姚人忠烈公燧長子也正德己卯奉
母家居而江西難作卽灑涕挺戈從之至則逆濠已擒
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則遂贖兩耳結廬忠烈
之墓所三年而孺子哭治宣武里第以奉太夫人旦夕
率二弟墀陞及子姪爲嬰兒之嬉戲太夫人偶有訶責
必長跪於前解之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堪率闔室
助之畢哀必百計以求其意平癸丑之秋堪年七十有
二太夫人始捐館哀毀之甚卒於柩前

吳駒彥驤江右南豐人也孝友天至讀書通大義頗工詩
日侍父母左右父潮宗以茂材授政和令改海陽令歸

宣德丁未備里人孫住給力其家一日駒出外里胥彭
某曰孫一籍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率諸子姪拒之毆
彭某斃之法坐潮宗駒曰吾父老矣吾弟幼且無後自
詣里曰死彭者駒也令難之駒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
況殺人者實駒也非吾父與弟也令憫而代之父得出
獄人曰孝哉吳氏之子乎居二載會有詔讞疑獄行在
所駒在行中至淮安病卒羅一峯傳曰世以孝聞者或
刲肉一臠廬墓三載往往精感天地誠動鬼神況以身
代死若彥驤者乎其與日月爭光也宜矣

陳巨理浙江餘姚人伯父孟昂無子以巨理繼之已而復

生一子巨理至孝孟昂卒母老且失明患疽巨理親吮之疽瘳母呼巨理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

錢瑛本吳越王鏐之後徙居江右之吉水瑛祖本和尤篤行士也瑛生八月而孤稍長穎敏時紅巾盜起瑛奉其祖及母避之盜追及本和被鎗不死縛之瑛乞以身代盜并繫瑛本和哀訴無子惟此一孫兩人爭代死賊憐兩釋之瑛母尋被執瑛妻張氏翳伏叢薄中卽出迎賊曰姑老矣請釋而縛我賊卽解姑縛張氏張氏擲袖中雙鞋與姑睨其姑稍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國初兵定有司薦瑛皆以親老辭

其子遂志永樂丙戌進士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壹百肆拾畝以充祠先賜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人謂公有子

胡敬齋先生居仁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不異古人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哭踊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四時月朔之祭悉遵古禮

羅循遵善江西吉水人爲工部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與同鄉張簡肅公敷華爲忘年交張被闖瑾假降內旨促令致仕去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

張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循夜半聞叩署聲知張公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衣之治具授餐雞且鳴易與自所乘便舟以行不畏權姦而篤於友誼若此張臨發時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不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循灑淚而別

王芳蘇之太倉人也嘉靖癸亥嘗訪舊於小值沾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耶移至寓所共寢處將護惟謹明年春攜生同舟南旋病良已已而復病便溺狼籍市醫舛躬爲滌除無厭倦意

至潤州昇易輕舸欲就姑蘇召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旁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其眸炯然芳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耶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澥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戚戚爾生喉間書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三日抵虎邱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柩弗前遲明芳絮酒來哭送乃舉環寺而觀者嘖嘖歎曰不

意今人中得見古人也若王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爲死友千里維持半塘輓別其艱辛骯髒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歟

魏郎中應召精造理學舉進士授刑部官兵部送流賊百人定罪君研審得生者過半凡細大刑獄無不良折有廣西解元唐同鄉丁丑下第舟次始識數年後病臥福普寺以簡招君君往視卽請歸延醫調治欲至松陵索附舟銀如數予之因病加劇銀費亦罄僕逃矣復至君所卒後備棺衾殮焉及迎柩又奠賻其行噫邂逅者如此可謂難矣同鄉楊公循吉郡守王公鴻漸贈以詩而其氣節道義併可稽云

盛景華吳徵士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棄官如吳景華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石耐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令子孫亦如之

黎太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尙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返太樸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喪太樸倡諸鄉宦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遂藏所寓物十年候其子長乃還之

杜環金陵人父一元友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寺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

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匕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遣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

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殯殮之買地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給事中黃鉞字叔揚常熟人靖難兵起郡守姚善遇害鉞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君

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戚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成禮葬之屏處

福父濼早奇鉞與福同學福亦有古行

先公諱琦與吳方伯南溪 魏恭簡公莊渠 友善有過

輒相規先公初授泗州盱眙令時流賊劉七等橫行江淮盱眙無城濱淮危甚區畫戰守畧備南溪莊渠二公錄張巡許遠守睢陽詩諷之且曰平日學力正在此日先公得書激烈卽遣家南歸諭父老死守賊不敢犯邑

賴以全他日便道謁祝虛齋先生語及盱眙事先公曰
魏吳二友教也及吳歸虛齋復語之吳曰錢子自爲死
守計耳死生利害可勸耶虛齋曰吳子不掩人善錢子
不伐己能各賢也已友道若斯雖隆古何加焉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太甚
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卽
改恒恐公知之

吳司業溥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動不勝交友必
輔之正道雖迂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厚貫坐
累繫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家人有無
相共貫竟死獄中而賙其家益勤

梁編修禮 旣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鄰居同年陳汝
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汝同蓋國子祭酒
致仕陳古菴先生云梁病篤先生往視之已不能言惟
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先生垂涕諾焉後梁氏居第及
子女婚嫁事皆先生經紀之終始如一噫友道凋喪久
矣如陳先生者何可多得哉

尙書張公鳳時人以公執法呼爲板張爲人正直而心地
平易遇事敢爲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誼同門蹇
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爲太常贊禮郎母老

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卽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爲朴實君子

呂文懿公原勤學至老不倦居秘閣左右圖書有得卽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卽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呶唔聲復達於外蓋寢不踰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甚精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之可喜

南陽李義卿文達公賢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於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遺三商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貲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其命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義卿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物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致卽還其價三商感謝不已

李忠文公時勉江西安福人在翰林時上元夜朝廷結齋

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以錢大書揭於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解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尙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亟往叩謝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敢強此一匣藥乃解域所產血蝎也乃受付夫人既而先生被擊脇折鼻至錦衣適此千戶泣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第須真血蝎夫人昇醫治藥以板夾脇縛之越一日

夜遂甦焉

羅文毅公倫江西永豐人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水盥濯盆中有金環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尙遠計日已不及矣又缺路費如之何僕曰無憂夜來於盆中獲一耳環足以爲贖倫怒索其耳環返而還之比至則此婦爲夫所逼欲捐生矣返其環感謝不已

倫成化二年廷對第一

周瑛河南延津人長有志幹蠱往來鄭宋之地好義喜施不懇懇於囊篋間爲經商態嘗受寄晉商裴銘銀三百兩盜劫瑛家偶不及裴金曉乃還之語人曰我幸不償

裴金耳同鄉任氏負宦粟畏刑欲自盡瑛憐而貸之每歲時伏臘恒以米穀分給姻族之貧者曰我豐彼嗇寧忍彼獨戚戚乎

焦文傑字世英弱侯竝父也其先以開國勳爲南京旗手衛世襲副千戶居常伉直持重守廉潔振武營之變乘風攫賞從者如流公按劍誓之一軍以戢長子端爲靈山令祿食不及於家論者謂祿仕無他爲養與祭長君若此干祿何爲則謝曰吾幸得餽口太倉家食給矣今之仕者祿入不足以養廉公爾忘私夫夫是也吾雖老諄詎能以非易是哉通州吳簿運南儲囊八百金寓公

所家人所不及知會簿暴卒公出其囊金授之曰此而公所遺金也吾義不敢望范巨卿而敢沒吾初心哉卽爲經紀其喪護之歸葬公年及指使謝戎行仲子靖襲

公爵

叔子竝舉公車第一人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彥輝子也彥輝初任監察御史嘗貸嘉興郡陸公路銀五十兩以後閩寇作亂朝廷罪其不武仲益坐是謫戍遼東後遇赦歸而公路已卒仲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或曰旣無文券又無人坐守固矣哉仲益曰先君爲此吾嘗知矣使負之則吾先君泉下何以見公路而吾百年後何以見先君乎遂覓

公潞子偕詣其墓奠畢出銀授其子固辭仲益乃訴之
嘉興郡議是物營理其墓焉柳仲益遭家不造而獨能
此士論嘉之

蘇州石佛寺僧秋林與吳江趙某善趙寄銀若干兩於秋
林適寺逢回祿聲駭松陵趙使僕疾奔寶帶不舟來問
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歸報而主以康其心

崑山顧未齋閣老鼎臣子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后領鄉
薦雖貴介不尙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齋太守時禁漁戶
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桌上動
之恒齋視如汗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

覆當路而峻節如此亦云難矣

鄭某號樂泉福建莆田人父珏郡學生將貢而謫入藩司
吏官龍泉典史九載滿職去有惠政民懷之樂泉事父
孝長而家益落遂棄儒業出遊江湖間操什一盈縮之
法數往來燕趙舟中卒遇賊眾怖而避樂泉獨留不動
賊至解囊金子賊是時鄉人寄金百數樂泉置坐下幸
獨完同舟失金者方號哭樂泉笑曰汝金在無憂也樂
泉以己金子賊而完其寄金寄者請分樂泉曰吾自失
金君自完全如是則君金不失於賊而失於我也固卻
不受

杜常浙江鄞縣人也初爲奉化功曹掾有患疫癘者眾徒以避常曰夫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蠲也眾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路遺一青布囊中有金也歸而懸諸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償矣常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後奉化尹曹蘭谿尹唐同食於棘闈談及杜掾事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

吳江人吳某早喪父永樂間其母選入宮爲繡娘某育於姑家年漸長問姑母所在卽奔赴京上疏求還母不意母隨岷王封楚某奔楚其母又隨郡主往永州府又至永州時母已瞽用舌舐之遂明載歸途中病亡無力扶櫬焚之負骨回某業打銀手藝家漸羸置有餘店一間賃徽州鮑木匠數年鮑積數十金歸家度歲遺失在店某人店見袋中銀持回與妻三年後匠至出銀還之李改初浙江餘姚人一日他出時昧爽如廁獲囊金百餘視之乃輸稅者所遺也候竟日人莫至攜歸次日卽詣縣將白令見萬石長倉皇奔控改初急慰之曰遺金在

毋恐第言其若干緡當還若其人言之不爽遂還之其人欲分贈改初曰還金而受分何不匿之決辭不受尹聞嘉歎不已人服其高誼

陶仕成浙江會稽人正統間朝廷遣大璫阮某至會稽督造紙張仕成以富民充千長供事阮見仕成誠實愛之後阮倉卒被命入宮不測密召成以私積六千金託成持歸投井中居數年不至走京中探訪阮已死回出井中金走白守吳某守曰金無知者爾物也盍取之成曰見其酷刑取諸民固謝之會歲饑悉散以給鄉人以是稱陶長者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旣直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久之此人竟不肯已吏曰我爲鄉曲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差往南京考察比年所積俸給無所寄藏乃召同年之子某主事託焉其人請封識公曰後生輩何忍以薄待人耶其人不復言攜之歸主

事之壻隨居寓館竊銀淫蕩潛爲僞銀易之公還京取銀以市薪米弗售公曰戶部之銀若此曷用兵部薪皂乎又弗售問之銀工曰此某官家僞銀我所爲也公卽戒僕弗言主事累遷外郡固請公教公但曰少攜親戚子弟自一身外皆當關防也旣而其壻蹟露始悟公言因入覲謝罪如數請償公固辭弗受曰僞銀時有之奈何以不明之蹟陷人過惡也

馬文烽用晦杭州海甯人世居黃灣里嘉靖辛丑六月間有販客失金道傍約百餘兩文烽拾取之意此客必至還之乃反坐久不至因持歸次日復至失所客果啼號急趨而來文烽詢得其故遂畱飲還之客欲分半以謝文烽辭曰吾而貪夫也胡不利子之全而利子之半乎請弗復言謝矣公沒之後侍御許星石言詞有曰拾孔道之遺裝盼伊人之中返盟私心於獨知固緘扇而弗染三復斯言公之貞操垂耀耳目可敬也

朱老兒杭州人也居望仙橋有一故官舟泊門首帶蠟數十桶朱老兒市得其一啟視蠟中皆銀也急走密告之謂蠟中有銀不宜輕售使老兒旣得其一卽復市其餘誰得而禁乃誠心不欺若此世寧有若人哉

曹鑑爲員外郎友人顧淵白致書寄辰砂一包鑑置篋中

後有一官過訪因論製藥苦無辰砂公曰我一故人曾惠此當奉之啟封則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淵白以我爲何如人時願已歿呼其子與之

彭尙書思永清謹長者年八九歲得道上遺釵一股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卽以與之吏謝以錢笑而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餽遺

范元之衢州人家貧篤志盛暑浴於水邊得金一袋歸謂其子曰人以財爲命萬一失此者自經溝壑將如之何翼日父子攜金待之一婦悲號而至曰夫坐獄議死易田得金元之卽以還之旣而鄉里少年誚其不取金守貧元之歎曰吾豈圖他人財以汙名哉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出發篋取之學宮集同舍檢索得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至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公遣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劉畱臺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客漳州入浴室拾銀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翼早有人號泣而來自言爲商於外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攜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失金劉

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之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干謁何耶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己有必獲災禍且彼數年營辦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死於非命吾是以還之惟安命以畢餘生耳人皆歎服其義曾孫侍郎嘗錄其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有不得妄有

覬覦云

此是宋人

吳文恪公訥初由醫士至南京所居鄰有養婦少而美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排戶冒大雨出明日卽遷他

寓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城中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曹文忠公鼐爲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爲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於驛其中一女姿色豔異若有親就於公意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鼐不可四字書之不輟至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

吳邑處士張曉初中年無息娶妾圖嗣有媒姬來言一舟中有二女少年姝麗願爲偏房聽人擇焉翁信之遂以

文物定婚至吉日忽疑令人密訪之人復時尙未瞑始知某教官某卒於某方公廨而家口遠隔桑梓必售一女方資永路之費張乃謂妻曰汝可與同宿教官之女既已知之矣而可抑之以爲侍妾賤類耶乃育如已產選良士嫁之

黃潤玉制行不苟繹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同賈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如此

陳白沙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先公諱琦少遊海甯祝虛齋先生之門初至月餘先生未令入內館處之外室舍旁一婦素有淫行晚潛入書室臥於先公之榻先公讀書不輟若爲弗知也者其婦慚而去後遂不復來先生知之曰此子可謂好學賢賢易色矣他日所進未可量也召入內館爲之講解經義令其子繼臯從學先公恩義兼盡云

永樂中秀水孫廓往南陽作商行次襄江偶止舟登岸於布囊中得金釵一雙廓念曰此釵得之非義失物者未卜爲誰婢僕輩必至喪生遂維舟默坐久之一女奴貌甚麗號眺而至廓驗其實慨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

曰荷蒙保生愧無金帛爲酬願失我女身報君卹惻然頓足躍起曰若如此天地鬼神陰擊我矣及抵南陽其利甚夥旣歸偕數客舟復詣故處其女適浣濯河下識卹儀貌疾報主授之館歛而去餘舟前行者值雷風交至咸溺於水獨卹舟羈一日遂得無虞

信州林茂先高才過人已登鄉薦家極貧閉戶讀書鄰家富人妻厭夫不學慕茂先才暮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以此汙我乎婦慙而退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三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四

近古錄二

居家第二

見聞紀訓

正德癸酉余與溪亭嚴公鳳施菁陽邦直侃會試北上邦直之兄邦顯仕亦以省祭謁選同行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出自邦直而邦顯則爲料理之一日邦顯謂余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敵不腆烹調失節耶明日又謂余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飯必用羹向無羹耳已令庖者具